

未来译丛
WEILAI YICONG

阿尔巴特大街的枪声

冯明霞 马肇元 译
〔苏〕阿·雷巴柯夫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45

5

阿尔巴特大街的枪声

[苏]阿·雷巴柯夫 著

冯明霞 马肇元 译



江苏

Анатолий Рыбаков
ВЫСТРЕЛ

根据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78年出版的
《雷巴柯夫选集》第二卷译出

阿尔巴特大街的枪声

〔苏〕阿·雷巴柯夫著
冯明霞 马肇元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京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8.25插页2字数160,000

1983年12月第1版 198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4,500册

书号：10100·719 定价：0.70元

责任编辑 姚祖望

前 记

苏联作家阿纳托利·纳乌莫维奇·雷巴柯夫(1911年—)的名字对于我国读者来说并不是陌生的。五十年代,他的长篇小说《司机》就曾经荣膺斯大林奖金,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叶卡捷琳娜·沃洛尼娜》也颇有名。这两部作品是他青年时代在多年装卸工作及司机生涯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生活素材的结晶。近年,他那描写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沉重的黄沙》问世,更使他成了蜚声东西方的著名作家。尽管如此,一般仍把他看作儿童文学作家,在列举他的代表作品时总忘不了以他的成名处女作《短剑》为开篇的三部曲。三部曲的前两部《短剑》和《青铜鸟》分别发表于一九四八和一九五六年,题材主要取自作者本人对孩提时代的回忆,描写以米沙为首的一群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如何与白匪、特务、地主、富农作英勇斗争的故事。到了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时期,米沙及其朋友们都已长大成人,面临着中学毕业,走向生活。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了三部曲的第三部《阿尔巴特大街的枪声》的故事情节。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耐普曼)、流氓盗窃集团以及种种社会渣滓,利用苏联维埃国家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机会,大肆进行非法活动,为了一己之私利,贪污、盗窃、欺骗、腐蚀,甚至行凶杀人,无所不用其

极。但“枪声”惊破的不仅是阿尔巴特大街表面宁静的夜空，还惊醒了米沙及其朋友们。他们尽管经历不同，性格迥异，观点对立，但面对着耐普曼的进攻，终于还是携起手来，继续沿着他们在《短剑》、《青铜鸟》中走过的历程，投入了保卫国家和集体财产的忘我斗争。他们作出了各自的贡献，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锻炼和提高。

雷巴柯夫擅长于写那些含有某种神秘色彩的题材，故事情节每每曲折离奇，引人入胜。至今在东西方畅销不辍的《沉重的黄沙》如此，《短剑》、《青铜鸟》、《阿尔巴特大街的枪声》也莫不如此。然而，与此同时，这些作品又都各有其严肃的主题，绝然不同于一般的惊险探案小说。《阿尔巴特大街的枪声》之富有现实教育意义是毋庸置疑的。诚然，苏联当时实行的新经济政策，与我们今天的情况不尽相同，文艺作品也不是政治历史教科书，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坚定地走社会主义道路，都应与资产阶级思想可怕的腐蚀作用，以及一切盗窃国家财产、危害人民利益的犯罪行为作坚决的斗争，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对此，《阿尔巴特大街的枪声》通过各种艺术形象当可给我们不少的教育与启迪。

这部作品最先发表在苏联《青春》杂志一九七五年九月号上，后收入一九七八年莫斯科“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雷巴柯夫选集(两卷本)中。本译文根据的是两卷本。

译者

一九八三年四月

1.

外号“阿尔封斯·都德”的那个人在“荒诞”啤酒店附近来回踱着方步——他真名叫维季卡·布罗夫。院子里在退酒瓶，整个队列维季卡都能看见。

一个戴眼镜的小老头不停地往箱子里装着瓶子，面色疲惫。那深色的是啤酒瓶，白色的是伏特加酒瓶，黄色的是柠檬汁和甜汽水瓶。“包打听”的后背正挡着站在队伍里的“大篷车”、“馅儿饼”和“小灰鼠”。这时，他们正偷偷地从箱子里取出瓶子往自己的包里装，想把别人退回的瓶子再退一次。

“三十五个戈比。”小老头向包打听宣称，“学校里是这样教你的吧？”

包打听从口袋里掏出鸭舌帽，往头上一戴，直拉到额头上，盖住了眼睛，然后站到馅儿饼后面，从箱子里偷出酒瓶，装满了自己的小袋子。

“拿上钱，回去交给妈妈。你是个好孩子。”小老头结束了与大篷车的交易。

这一切在孩子们看来就象是一场游戏，有点冒险，但却十分诱人，而且还有钱拿。他们需要钱，因为想到克里米亚去。

他们坐在破碎的柏油马路上，把赚到的钱交给维季卡·布罗夫。

“八十二个戈比。”包打听说。

“真行，好孩子！听妈妈的话！”维季卡装出一副滑稽样子，模仿小老头说话。全体伙伴听了都非常快活。

“五十八个戈比。”大篷车说。

“坏小子，懒蛋，你给我靠一边站！”

“九十三。”小灰鼠说。

“葡萄干——白面包！”维季卡扬声说道。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高级的奖赏。

他们沿着斯摩陵斯克市场往前走。一个秘密的目的把他们纠合在一起。这一伙人的力量十分雄厚，那个毫不客气地推开所有的过路人，一路吆喝着“往哪儿瞎闯，没瞧见——孩子！”的人，便是他们的无所畏惧的领袖——是的，连他吆喝的这句话也使他们欣喜莫名。

穿着俄罗斯式斜领衬衫的职员、西装革履的布匹商（或系领带，或系领结，或两者全无）、套着帆布围裙的菜贩和套着皮革围裙的渔老板、蓄着亚述人式大胡子的吉卜赛人、穿着油光雪亮的皮靴或桦树皮鞋的农民、呢料长袍裹身的乌克兰女人、手里举着气球和各式纸制怪玩意儿的中国人、穿着制服上衣的铁路员工、投机商、小商贩、卖牛奶的婆娘、走街串巷的皮鞋匠、磨刀师傅、流氓无赖——所有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蠕动、喧嚣、争吵、买卖、歌唱、戏耍、哭泣、咒骂，聚成一堆一撮，沿着诺文斯克和斯摩陵斯克大道以及市场四周的小胡同流散开去。

笨头笨脑的胖子大篷车，在胸口挂着个托盘的女商贩身边停住了步子。女商贩的制服帽上用金线绣着“莫斯科农工

联合企业”几个大字。

“奶糖。”大篷车向已经往前走去的孩子们报告说。

“脑袋上挂招牌，肚皮上摆摊摊！”阿尔封斯·都德答道。
大篷车明白，奶糖是不会有。

只是在看到一个货摊，招牌上大书“基辅来货”，一个又高又大的戴项练的乌克兰女人在卖蜜糖饼干时，维季卡那冷酷的心才颤动了一下。

那女人发现了维季卡那着了魔似的眼光。

“你们真奇怪，老瞧着我，可就是不买。”

维季卡把钱摆上了柜台——好一个手脚大方的多情天性——他给每人分了一块蜜糖饼干，自己却没拿，找的零钱搁进了胸前的口袋。

“克里米亚的钞票。”

“你们是从克里米亚来的？”乌克兰女人探问道。

“好象是吧。”维季卡回答得含糊其辞。

围着围巾的“滚珠”，一个毫无骨气的无能之辈，正慢慢地
在市场上走来走去，用一只火红的眼睛警惕地斜视着。

维季卡紧张起来，准备打架。

“小灰鼠！”

小灰鼠没答理滚珠的呼唤，询问似地看着强壮、勇敢、给他们买来蜜糖饼干的维季卡。

滚珠嘿嘿冷笑着擦肩而过，那神气就仿佛在说，市场上这样有身分的人岂能与这些小鬼头们结交。

但小鬼头们知道，滚珠怕维季卡。于是他们更加感觉到

了自身的强大。

2.

在自己的院子里，他们也是主人。大孩子们怕维季卡，不来惹他们；年龄相仿的则想来入伙，但他们无法让所有的人都去克里米亚，因此一个也不能再要。他们坐在八层大楼的阴影处。包打听和大篷车在柏油路面上用粉笔画着树冠高高的棕榈、白浪滔滔的大海、展翅飞翔的海鸥、光芒四射的太阳——这一切想必描绘的是克里米亚吧。维季卡懒洋洋地玩着芬兰刀，抽着“咱们的商标”牌烟卷——这是他允许自己从克里米亚款项中开支的唯一消费。馅儿饼也得到了一支。他们让包打听和大篷车深深地吸了一口。包打听露出了从未体验过的快感，大篷车咳嗽起来。小灰鼠则一无所得——女孩子不该抽烟。

管理院子的女人拿着扫帚来了，打破了安宁闲逸的气氛。

“整个院子都给你们涂抹脏了，胡闹！”

维季卡将刀子往起一抛，又灵巧地接住了刀把。

“嗨，维季卡，胡闹吧，难免会去蹲监狱的。不可怜你，只可怜你那妈妈。”

维季卡讨人喜欢地微微一笑，他手里的那把芬兰刀却因此而显得更凶险了几分。

四楼的一扇窗子打开了。瓦连京·瓦连京诺维奇·纳弗罗茨基将手掌在窗台上抹了抹，看看是否干净。他穿着一身淡颜色的啥咪呢西装。尤拉走到窗前——人家已不再戏弄他，管他叫童子军了，然而，身量细高的他，穿上天鹅绒的托尔斯泰式花衫，配上白色的花结，却显得比以往更高傲了。

“瞧，维季卡·布罗夫。外号‘阿尔封斯·都德’的便是他，阿尔巴特大街的灾星，”尤拉解释道，“还有他那一伙强盗：包打听、馅儿饼、小灰鼠和大篷车。馅儿饼和小灰鼠以前是流浪儿，现在是无人管。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我不清楚。”

“可也是，大篷车那孩子长得真胖，”瓦连京·瓦连京诺维奇表示赞同，“吃得太撑了。”

“他真名叫安德列，姓齐明，父亲在工厂当工程师。”

“工程师的儿子跟这伙人搅在一起！那维季卡为什么叫‘阿尔封斯·都德’呢？”

“也许是因为他有点象达拉斯贡的戴达伦^①吧？不过也不一定……譬如说，又为什么叫馅儿饼呢？他从来就没瞧见过馅儿饼。那些可能成为刑事犯的人都是从起外号开始的……”

这时，滚珠进了院子，冲维季卡一伙得意地笑了笑，在台阶边的条凳上坐了下来。

“这可是个货真价实的刑事犯，职业扒窃。”

“扒窃这种专长，虽说不是最惹眼，但却不折不扣的也是偷……”

^①法国著名作家阿尔封斯·都德(1840—1897)的长篇小说《达拉斯贡的戴达伦》中的主人公。——译注。

“他是维季卡争夺院子里势力范围的对手。”

就好像是要证实尤拉的评断一样，维季卡来显示自己的权威了。他命令道：

“大篷车，念首诗！”

“什么诗？”

“说好人的。”

大篷车一拍胸脯：

“脸蛋光光，
心胸坦荡，
裤腿肥肥，
决不推诿！”

“好诗，”维季卡夸奖道，“还知道什么？”

“什么样儿的？”

“说好人的。”

“说好人的我再也不知道了。”大篷车坦白地说道。

“大篷车！”滚珠喊他。

“干吗？”

“过来！”滚珠以一个刑事犯的友善态度在呼唤他。

大篷车犹犹豫豫地朝滚珠那边挪动步子，但维季卡厉声喝住了他：

“站住！”

大篷车站住了。

“干吗去？”

“他这不是在叫我嘛。”

维季卡的两个手指夹住了大篷车的鼻子。

“得了，维季卡！”包打听不赞成地说道。

大篷车摇晃着脑袋，试图脱身。

“下一回就揪掉你脑袋。”维季卡预先提出警告，然后，手狠命往下一按。

大篷车摆脱了维季卡的铁腕，获得了自由，然而，却感到鼻子似乎给人揪掉了，于是忍不住掉下眼泪来。

维季卡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权威，并使之免遭滚珠的侵犯。但就在维季卡惩处大篷车的时刻，院子里出现了米沙·波利亚科夫。他还跟先前一样，穿着皮夹克，但长高了好多，夹克嫌小了，夹克里面的衬衫上可以看到一枚共产主义青年国际的徽章。

“你干吗要打他？”

维季卡懒洋洋地站起身来，摆弄了一下芬兰刀。

“管得着吗？”

尤拉给了答复：

“米沙·波利亚科夫，共青团积极分子……他们这叫什么来着……支部书记还是学生会主席——我搞不大清楚。”

“小伙子看来很厉害。”瓦连京·瓦连京诺维奇说道。

“维季卡更厉害。”

“谁胆量大，谁就厉害。”

“米沙只在开会的时候有胆量。”



维季卡耍弄着芬兰刀。

“怎么样？要叫警察？快去吧，要不就赶不上了。眼睛一眨——叫你老母鸡变鸭！”

“眼睛一眨——叫你老母鸡变鸭”，在维季卡嘴里意味着最高一级的严重警告。

“把刀子收起来！”

“大概……”

米沙冷不防一下打落了维季卡手中的芬兰刀，并上前一脚把刀踩住。维季卡扑向米沙。两个人扭作一团，不让对方伸手抓到刀子。

萨沙·潘克拉托夫捡起了刀子。大院里的人都管他叫模特儿萨沙，并非因为他装模作样，而是因为他漂亮：黑黑的头发，加上鲜红的少先队红领巾。显然，他是不会把芬兰刀还给维季卡的。

来了几个成年男子，把打架的人拉开了。维季卡还企图挣脱开去，但他被牢牢地揪住了。住户从窗口探出了脑袋，院子里集结起一大堆人。大篷车的母亲奥莉加·德米特里耶芙娜·齐明娜跑了出来，她面容慈祥，长得挺好看。

“安德留沙^①！他拿你怎么啦？刀！这究竟要到哪天才算个完呀？！”

民警一到，围观的人就更多了。

民警从萨沙手中拿过芬兰刀。

^①安德列的爱称。——译注。

“谁的刀？”

谁都不吭声，大家都屈从于院规：打架——一回事；出卖——又当别论。

“你的？”民警问维季卡。

“让孩子们说吧。”维季卡答道。

小灰鼠指着米沙：“他的芬兰刀，他想把维季卡杀了。”

“别胡扯！”萨沙·潘克拉托夫大喝一声，“是维季卡的刀。你说，大篷车，你说，包打听，谁的刀？”

包打听和大篷车默不作声。

“多坏呀！”瓦连京·瓦连京诺维奇生气了，从窗台上站起身来。

“管他们呢！让他们自己搞去吧！”尤拉说。

“可你知道……我不明白你！”瓦连京·瓦连京诺维奇从窗口探出了身子。

“同志！我全都看见了，我马上就下来。”

一分钟以后，他便站在院子里了，平静安详、令人信服地指着维季卡说：“刀子是他的，他拿着玩的，顺便说说，儿戏一样，相当地漫不经心。还虐待小孩。而这一位年轻人，”他往米沙那边伸出一根纤细的手指，“就来……”他转身面向齐明娜：“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是来为您的儿子打抱不平的。”

“不错，”奥莉加·德米特里耶芙娜说，“维佳^①，你可已经大啦，不是吗？……安德列能当你的朋友吗？”

^①维佳是维季卡·布罗夫的小名。——译注。

“还有什么可说的？”民警问维季卡。

维季卡没有吭声，只是恶狠狠地看了米沙几眼。

“小姑娘，撒谎可不好，不体面。”瓦连京·瓦连京诺维奇对小灰鼠说。

民警把刀子放进提包。

“我们会弄清楚的，走吧！”

他于是带上维季卡朝大门走去。

“谢谢你。”奥莉加·德米特里耶芙娜对瓦连京·瓦连京诺维奇说。

“夫人……女公民……我不过说了实话而已。”

3.

瓦连京·瓦连京诺维奇回到自己家里。

“我亲爱的，”他对尤拉说，“你应付很自如呀。你有点怕阿尔封斯·都德吧？不过，这个外号对他并不合适。”

“我不是怕他，”尤拉生气了，“但米沙仇视我，把我当作资产阶级。我如果介入，他会以为我在拍他的马屁。您大可不必为他操心：他无须乎您的保护。”

“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场合都应该捍卫真理。”瓦连京·瓦连京诺维奇坐进安乐椅，抽起又长又细的烟卷来，“至于阿尔封斯——监狱就是他的下场。一个成年小伙子，在院子里拿

芬兰刀闲耍！”

“他还能上哪儿？入团？在会上打哈欠？”

“你也不是团员。”

“我能有什么指望呢？大学是不会录取的：不是工人，不是工人的儿子。”

“不是工人也会录取的。你父亲——是医生，你就上医学院吧。”

“去抠人家的臭鼻孔？”

“那你倒是想搞什么？”

“电影。”

“有那能耐吗？”

“搞电影第一要外貌。”

瓦连京·瓦连京诺维奇打量了一下尤拉。

“你的外貌还可以。”

“一位电影导演，是我爸爸的病人，答应带我去拍片。”

“太好啦！你将成为苏维埃的鲁道夫·范伦铁诺，或者是道格拉斯·范朋克^①。”

“他要再过一年才开拍新片。我中学毕业以后干什么呢？去工厂？”

“顺便问问，为什么你们学校与工厂的关系这么密切呢？”

“我们在接受劳动教育，甚至还写毕业论文呢，几乎就跟

^①这两人均是美国默片时期著名的影星。——译注。